

小草青青

戴石明 著



5

Xiaocao qingqing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描写抗战初期沦陷区女学生命运的中篇小说。作品通过李琼英、温玉、林小玲和玛丽四人的曲折经历，表现了将近半个世纪以前一代青少年的不同生活道路。围绕故事的展开，在抗战风云的背景下，刻划了爱国教师方正、地下党员高宏根和他的儿子自强以及美籍中学校长卞娜，日本特务和汉奸、地痞等多种多样人物的形象。

小 草 青 青

戴 石 明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镇江前进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8.875 插页 2 字数 182,000

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5,500册

书号：10100·498 定价：0.58元

责任编辑 邵 平

一九三七年深秋，西风萧瑟，黄叶飘零。古城忧郁地矗立在运河西岸。高大城楼上密布的爬墙草已经枯萎，细瘦的干藤上零零落落挂着几片残叶，裸露出一块块灰黑色破裂的城砖。运河从北向南，沿着古老的城墙，寂寞地流淌。浑黄的河水拍击着石砌的码头，发出单调的“哗—哗”声。码头旁，停泊着大大小小许多船只。小火轮“突、突、突”喘息着，冒着浓烟，木船高耸的桅杆冷漠地刺向灰暗的天空。这儿是通往南北的交通枢纽，但在战乱年代的深秋时节，却显得异常冷落。码头空地上歇着一溜空黄包车和独轮车，车夫缩着颈子，在冷风中战栗。两个提篮小贩，没精打采地沿街颤声叫卖。南边靠宝塔弯旁的一座古塔，年久岁远，已经失修，只有塔顶铜铃随着秋风发出苍凉的叮当声，伴和着码头上清冷的叫卖声。越过高大的城墙，便是蛛网一般的狭窄街道。灰黑的屋脊，鳞次栉比。从城中心的商业区，腾起城市的闹声。

突然，“呜——呜呜——”，惊心动魄的一声吼叫，凄厉的汽笛声象受伤野兽发出的惨叫，在古城上空回响起来。

“紧急警报！紧急警报！”

从城市的各个角落飞起惊惧的喊声。张皇失色的人们从

蜂窝似的密密匝匝的房屋里涌出来，呼喊着，奔跑着。小孩子恐怖地哇哇大哭，妈妈把他们紧紧抱在怀里，踉踉跄跄奔向街头巷尾新挖的防空壕。

城西南靠城墙根有幢高大的五层楼建筑，敞开的大门旁挂着面长木牌，上面一行雄浑有力的颜体^①字：公立古城中学。广阔操场的一侧，新挖的防空壕边，堆着高高的黄土。楼上楼下一扇扇玻璃窗，防震荡的黑色纸条交叉贴满，象一张张受伤的疤痕累累的面孔，阴沉地对着冷落的校园。

随着尖利的警报声，关闭着的教室门，“砰”、“砰”地打开了，一群群放学后留校做作业的男女学生，跳跃着奔出教室，吵吵嚷嚷，涌向操场边的防空壕。几个顽皮的男生向城墙跑去，他们喜欢隐在城墙垛下，俯瞰全城。

“快！琼英，快出来呀！”挂着“初二甲”牌子的教室门口，一个胖乎乎的个人矮矮的姑娘着急地向着室内呼喊。

“不要慌，温玉。”室内传出了一个女孩子的清亮的声音。

“快呀，快些呀！”名叫温玉的姑娘着急地继续大声催促。

楼板上响起细碎的脚步，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，手里捏着一叠红红绿绿的彩色纸张，匆忙地走出教室。她身材苗条，皮肤微黑。蛋形脸上，两只一潭深水似的明澈乌亮的大眼睛和一双向上挑的黑眉毛，透出机敏和刚强。温玉拽住她的臂膀往楼下跑，一路小声埋怨：

^①颜体：我国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字体。

“你呀，机关枪扫到头顶上，也不晓得害怕。”

琼英没有理会同学的埋怨，一边走，一边整理着手中的红绿纸头，焦灼地道：

“明天街头宣传，标语还没有写好，警报又来捣乱。”

她们穿过操场，琼英没有走向防空壕，却拐弯向城墙根走。

“快到这里来！”防空壕里几个同学招手叫喊。

琼英没有停步。拉着温玉，从城墙倒塌的地方，飞快地向上爬去。还没登上城头，耳旁已响起轰轰的飞机声。

“来了，飞机来了！”温玉惊惧地仰视天空。

灰暗的天空，东边天际几颗移动的黑点，眨眼工夫飞到了头顶上，震耳的机声压倒了一切。

“卧倒！”城墙垛下的一个男生喊了一声。

琼英猛拉了温玉一把。两个姑娘在千疮百孔的城墙垛旁仰面躺下。

三架飞机排成整齐的队形，老鹰猎食似地在古城上空低飞盘旋。琼英看到了机翼背面通红的徽记，象张开的野兽的血盆大口。猛地，飞机尾巴一翘，俯冲下来。被撕裂的空气发出刺耳尖鸣，紧接着是一串震耳欲聋的巨响。琼英觉得大地在抖动，城墙在摇晃，她仿佛要滚落城头，又仿佛是城墙裂开了，她被抛进张开的裂口。她紧紧抓住身边一丛枯草，呼吸急促，心怦怦乱跳。震耳的爆炸声和咯咯的机枪声轮番传来，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仿佛是漫长的整个下午。终于，爆炸声停了，刺耳的飞机声也渐渐远去。一片突然的沉寂袭来。只有凄凉的西北风掠过，发出寂寞的低声叹息。

琼英用肘拐轻轻碰了碰身边的温玉，直身坐起。惨淡的夕阳挣扎着把最后一束昏黄的余晖投向城头，枯萎的狗尾巴草在冷风中瑟瑟颤抖。向城内看，挨挨挤挤低矮灰暗的小屋蜷伏在黄昏的暗影中，看不到灯火与炊烟，听不到人声与鸡鸣狗咬。古城，象一片荒凉的废墟，在冷漠的昏暗中死去。

“温玉！”琼英低低呼唤了一声，她觉得喉头发干，声音嘶哑。

温玉扶着墙垛慢慢坐起。她乱发上沾着草屑，红润的脸颊变得苍白，失神的眼睛茫然地瞪着天空，嘴唇颤动着，半天，才说出一句话：

“飞机走了？”

“走了！”琼英咬着嘴唇，狠狠揉碎掌心内一把枯草。

城墙垛边的男生已经走了。一群老鸦惊慌地哇哇叫着，从西向东飞过城头。西北风送来隐约的人声，仿佛还有啼哭喊叫声。琼英警觉地朝西边看去。城墙脚下干涸的护城河，象一条模糊的暗褐色的粗线条；护城河对岸是零落的矮屋、草堆和菜园，再过去便是开阔的田野和飞机场，它们已被苍茫的暮色所吞噬，一片模糊不清了。

“哪里挨炸了？”温玉小声问。随着琼英的目光向城外看。

“飞机场，一定是飞机场！”琼英满有把握地说。

温玉轻轻叹口气。她稚气的脸上透出痛苦的神情，眼睛里充满泪水，颤抖着，断断续续地道：

“我……真不明白，为什么……要打仗？要轰炸……杀人……”

沉默了片刻，琼英猛地一甩短辫子：

“这就是帝国主义！”她黑而亮的大眼里同样地闪着泪花，胸脯剧烈起伏，“方老师不是讲过吗，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要欺负

人，要打仗，霸占别国的领土！”

“那——我们到底能不能打胜呢？”愁容满面的温玉望着她的同学。她比琼英小两岁，是班上女同学中年纪最小的一个，平时总是把琼英当作大姐姐似的信赖和依靠她。

“当然能！”琼英斩钉截铁地说，“我们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，他们都恨帝国主义，恨小东洋。”

然而，这次她没能说服她的同学。温玉的目光中依然充满忧愁：

“可是日本人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，又打到华北，打到上海，也许——也许他们也会打到这里。”

温玉的声音又颤抖了，大颗泪珠顺着她圆脸上小酒窝滚滚流下来。温玉的话使琼英心里很乱。这些天来，同学、老师、爸爸、妈妈以及邻居们都在纷纷谈论这个问题，都在为



此而担忧、焦虑。日本人真会打到这里来？啊，不，不。琼英本能地相信她所居住的这座古城——她出生长大、读书上学、从没离开过一天的地方，决不会落到日本鬼子的手里。

“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”她在心灵深处大声呼喊。

但是，究竟为什么不可能呢？怎样证明它呢？对于一个来到人世才十三年的女孩子，它是一个多么复杂而又令人苦恼的问题啊。

琼英清清楚楚地记得历史课上老师对他们讲的一切。她的眼前浮现出那张挂在黑板上的中国大地图和方老师激动的面容。

“……我们祖国的地形象一片桑叶，帝国主义的侵略，使这片桑叶被一块块蚕食，……不打倒帝国主义，等待我们的命运就是当亡国奴！”

“亡国奴”，这三个字包含的全部意义是什么呢？琼英、温玉以及和她们一般年纪的同学，还不能真正理解，然而，她们幼小的心灵还是深为激动，因为她们看到了方老师的因痛苦和悲愤而变得苍白的面容，听到了他颤抖的含着眼泪的声音。

但是，那只是上历史课啊。当下课铃欢快地敲响，同学们跳跃着奔向操场的时候，那一刹那间的沉重和激动心情便烟消云散了。而现在呢，突然之间，日本鬼子的大炮打到了上海，日本鬼子的飞机飞到了她们头顶上。在人生的道路上刚刚迈开步，狂暴的风雨便扑来了，无情地摧残着新生的柔嫩幼苗，吞噬了她们的金色童年。怎么样抗击这场狂风暴雨呢？她们应该怎么办呢？

昏暗的暮色吞没了整个大地，寂寞的星星睁开悲哀的眼睛，忧愁地俯视人间，西北风紧起来，城头枯草瑟瑟哀鸣。

琼英猛然惊醒地跳起身：

“该回去了，天黑了。”

她们默默地拾起地上书包和压在城砖下的红绿彩纸，仍旧顺着倒塌的陡坡走下城墙。防空壕里同学们已经散尽，空旷的操场上，几片枯黄的落叶被西风卷起，低低地打了个回旋，又无力地悄然落下。

出了校门，穿过一条冷落的街道。由于防空，街灯没有亮，家家户户的窗玻璃都用黑布窗帘严严遮住，四下一片漆黑、沉寂，只有她俩的脚步踏在青石板街道上，发出咚咚咚的空洞的声音。

拐了两个弯，来到古城中心万贯桥。平时，这是最热闹的大街。可是这时，尽管街上有了些行人，街两旁的店家却早关了铺板门，只偶尔从店门缝隙漏出狭长的光线，映照着街边堆起的防火用沙袋，以及粉墙上的大字标语：

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

“支援前线，抗战到底！”

走到十字街口，忽然，通向西门的大街上，传来杂沓的脚步声和哭喊声。街上行人都停下了脚步。黑暗中有人一声惊叫：

“啊！送伤员，有人炸伤了！”

一簇人抬着门板从西边走过来，几个妇女跟在后面，披头散发，大声嚎哭。关闭的店门打开了，许多人从里面伸出头，惊慌地打听：

“炸了什么地方？”

“丢了多少炸弹？死伤的多吗？”

有人大声回答：“炸了飞机场，伤人不少。”

又一个哑嗓子说道：“西门大街也丢了燃烧弹，西关小学和汪家酱园……”

一句话没说完，琼英猛地冲上前，一把拽住说话的人：

“老爹，汪家酱园怎么了？也丢了炸弹？”

说话的人吃了一惊，望着蹿到面前的双眼圆睁的姑娘，呐呐地道：

“也……也炸了，还扫了机关枪。”

琼英“啊”了一声，松开手，扭身就往西城跑。

“琼英，你到哪里去？”温玉吃惊地在身后大声呼唤。

琼英头也没回，只顾飞快地奔跑，瘦小的身影迅速消失在黑暗中。

快到西城门口，远远见一片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，热风卷着烟雾和嘈杂的人声扑面而来。满街人群，有的扛着竹梯，有的挑着水桶，乱哄哄奔跑。街旁巷口站满了人，再向前，已无法挤过去。火光中，只见好些人手拿铁钩，站在屋脊上。

“救火龙，快叫救火龙！”几条嗓子同声呼喊。

“狗娘养的就晓得要防空捐，连支消防队也没有。”有人大声咒骂。

一个中年汉子挥着手狂叫：

“燃烧弹，救火龙也不中。快拉房子！”

“快拉房子！”周围的人一齐呼喊。

“哗啦啦”一声巨响，一间瓦房拉倒了，尘土的烟柱冲起好高。风还在刮，火还在蔓延，瓦片、木头“啪啪”乱炸。忽然，一簇人从火光中冲出来，抬着门板，大声喊叫：

“让开！让开！”

另外几个人边跑边喊：

“门板，快找门板，还有受伤的。”

在他们身后，又抬出一张竹凉床。琼英挤到人前面，立刻闻到了强烈的血腥气，听到了痛苦的呻吟。突然，她象受了电击似的呆住了。在那狭窄的竹床上，她看到了一件熟悉的肩膀头打着灰布补丁的蓝棉袄。一只粗糙的染满鲜血的大手，无力地按在胸前被子弹击穿的地方。血还在往下流，在青石板上留下了长长的点点滴滴鲜红的血迹。

“爸爸！”

琼英尖叫了一声，张开双臂，脚却象被



钉住了。

竹床上的人一动不动，失血的嘴唇微微地张开，双目紧闭，静静地躺着，仿佛睡着了。

闪耀的火光、晃动的人影、难闻的血腥气加上嘈杂的人声，凝成一团沉重的烟雾，在琼英眼前旋转。在混浊的烟雾中，她看到了机翼背面血盆大嘴似的徽记，破碎的被蚕食的桑叶、方老师的痛苦的苍白的面容……。琼英的手无力地一松，“呼”地一阵狂风扑来，她手中红红绿绿的彩纸被卷走了，在火光中化作无数惊惶的黑影，飞舞着，飘向远远的黑暗深处。……



二

琼英爸爸的尸体头南脚北，停放在竹床上，脸上盖着一张白纸，脚头点了一盏小豆油灯。琼英妈妈哭得昏天黑地，发髻揉散了，眼睛肿成核桃。左邻右舍都来热心劝慰。汪家酱园老板家吴妈也偷空赶来，这个才三十出头的妇女，就是因为死了丈夫才出来帮人家的。她一面捏着围裙角擦泪，一面苦口相劝：

“李嫂子，你要想开些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孩子还小，你要打起精神往下过。……”

妈妈拉着她的手，哭得哽哽噎噎的说不出话。隔壁倚老爹在小天井里走来走去，搓着大手，着急地说：

“李嫂子，不要哭了，还要料理后事呀，总不能叫李大哥就这样……”

他望了望死者满是血污的衣服，把话咽住了，气忿地骂起东洋鬼子，骂起鬼子的飞机。

妈妈哭着说：“家里就几件旧衣裳、破桌子板凳，全卖了，也不值几文，就尽着它买棺材吧。”说着，又搂着琼英哭起苦命的孩子来：“你爹两眼一闭，撒手走了，丢下我们孤儿寡妇，这兵荒马乱的，可怎么过呀？！……”

琼英倒在妈妈怀里，呜呜咽咽哭着，娘儿俩的眼泪流在

一起。

汪家酱园店里的几个伙计赶来看望。一个伙计说：

“李大哥在酱园做伙计好几年了，昨天拉警报，他正在后院收腌菜，没来得及躲，谁知就碰上这飞灾横祸。如今孤儿寡妇，家中困难，就找汪老板去，他汪大缸多年的东家，总不能甩手不管。”

“对，对！”几个邻居一齐赞同。

吴妈拧了个热手巾把给琼英揩了揩眼泪，放下手巾，赶过来说：

“老板才回家来，要去现在就去。李大哥和他，一来是伙计东家，二来又是门挨门的街坊邻居，正该去找他。”

大家商量着，推那个伙计和一个邻居老头去找汪大缸，俾老爹去到东关街棺材店看棺木。

这时，太阳地里一簇看热闹的人，正纷纷谈论着昨天的轰炸。一个走街串巷修棕绷、藤椅的老头儿说：

“昨天飞机场丢了十几个炸弹，修路做小工的，伤了大几十，血糊淋当往城里抬，几家医院和一些诊所都住满了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，作孽呀，这些瘟强盗，菩萨定要给他报应的。”一个小脚老太手捻一串佛珠，抖着瘪嘴说。

烧饼店老板奶奶耳朵上戴着明晃晃的包金耳环，嘴里噙着瓜子，尖声尖气地道：

“真吓死人哪，那刻工夫，我正在上马桶，就听到惊天动地一声响，吓得我马桶盖也没盖，就一头钻进桌肚里。”

剃头的王小三趿一双前卖生姜、后卖鸭蛋的破鞋，嘴角叼支烟，斜起细鼠眼，望着老板奶奶粉脸上几颗碎麻子，嘻

皮笑脸地说：

“乖乖隆的咚，我的好嫂子，你没把裤子忙掉了呀？”

“死杀头的。”老板奶奶佯作生气，嘴一张，吐了他一脸瓜子壳，“你这个烂舌头根子的，少要活嚼蛆，早晚要挨炮子儿，吃炸弹的。”

王小三毫不在乎地用手指抹掉鼻尖上的瓜子壳，嘻嘻笑道：“哎哟喂，吃炸弹怕什么？那是航空奖券^①中头彩，烧香还求不到呢。”说着，用香烟熏得焦黄的手指向门里边一点：“他李老大就中了头彩，好福气呢。”

倌老爹一步跨出门，正好听见，气得眼一瞪，停下来骂道：“好混帐东西，死了人，你还幸灾乐祸，再龇牙，小心老子一个个敲掉它！”

王小三吓得吐出舌头尖，头一缩，趿着破鞋，悄悄溜走了。

这倌老爹也姓王，山东人，二十多年前，家乡大旱，带着老婆和一个女儿出外逃荒，母女俩都饿死在路上了。倌老爹漂泊到古城，靠推小车、打零工混日子。他为人耿直、热心，爱打抱不平，虽已五十出头，可是论气力，两三个小伙子也比不上他，所以王小三怕他，不敢跟他犟嘴。

倌老爹骂走了王小三，赶到东关棺材店，看了一副薄皮材，又回到了琼英家中。只见刚才去汪大缸家的伙计和邻居老头儿已经回来了，正脸红气粗地和大家说话。那伙计说：

^①航空奖券：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当局发行的一种“有奖”证券，它打着发展航空事业的招牌，以中奖为诱饵，巧取民脂民膏。

“这个老东西，一个铜板看得比磨盘还大。我们去找他，他捧个白铜水烟袋，正靠在藤椅上呼噜呼噜吸水烟；我们才张口，他就明白了我们的来意，立刻挂下那张肚肺脸，眉毛皱成黑疙瘩，向我们诉起苦来。什么时局紧张，生意清淡呀，什么捐税重多，月月蚀本呀，什么昨天轰炸，酱园房屋震塌了两间，酱缸坏了几十口，损失严重呀。说到后来，走进屋去，拿出个帐本本，翻了半天，指着说，李大哥还欠店里伙食费大洋一元二角八分，看在东家伙计份上，这笔欠帐就不要了。最后，从袍袖笼里掏出个白纸封儿，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伙计把手中的一个纸封往桌上一摔。白纸封上贴着一寸宽的蓝纸签条，上面墨笔写着三个大字：代奠仪^①。俚老爹抓起纸封向外一倒，只听到轱辘轱辘乱响，滚出几个银角子来。

“就这个，四角洋钱！”伙计气冲冲地用手一指，一扭身，坐到一边生气去了。

“哎呀呀，这个老畜巴鬼，亏他好意思拿出手。”

“真是越发发财越心黑，把钱带到棺材里去哪？！”

大家七嘴八舌，议论纷纷。俚老爹捏起醋钵大拳头，气得对着桌子“砰”地一拳，震得茶碗里水流了一桌面。

“不要他这臭钱，退回去！”

他“呼”地跳起身，抓起白纸封和几个银角子就要往外跑。几个上年纪的邻居连忙拦住，劝他不要动火。年轻的伙计也拄着板凳，气忿地跟着骂：

^①奠仪：旧时送给丧事人家的礼品。

“没良心的东西，李大哥没冬没夏的帮他这几年，汗珠子淌了几酱缸，如今……，这个汪大缸、烂大缸……”

妈妈又伤心地大哭起来。正乱着，忽见一个人匆匆走进门。他穿一件灰布长袍，颈间围着条深褐色围巾。瘦削的脸庞，面色苍白，高耸的颧骨上透出病态的红晕。

“方老师。”琼英叫了一声。

方老师和大家打过招呼，走到死者的竹床前，鞠了三个躬，默默地站了一会，眼圈儿有些发红。他转过身，望着琼英妈妈激动地道：

“今天早上才听说，真没想到，李大哥竟……竟遭到这

